

“老”蚕桑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龙丹梅

俗话说：种桑栽桐，子孙不穷。蚕桑是重庆的“老”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地都在发展蚕桑，但由于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农民后来大面积毁桑改种。

黔江区却是例外！蚕桑产业并非黔江传统支柱产业，其产业体量20年前还位居重庆倒数。但自2001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以来，黔江区因地制宜发展蚕桑产业，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产业富民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如今，黔江作为重庆最大的蚕桑产业基地区县，已连续10年桑园规模和桑蚕茧产量稳居全市第一。2020年，黔江优质桑园面积已发展到8.3万余亩，预计蚕农售茧收入1.17亿元，全区有1万余户4.3万余人的承包耕地栽种蚕桑，带动1.2万余人从事蚕业生产。

蚕桑产业已成为黔江70%的贫困村、10%的建卡贫困户和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增收的支柱产业。

“老”蚕桑为何能在黔江这片土地上焕发出“新”活力？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黔江区进行调查。

11月5日，黔江区金溪镇岔河村二组，39岁的贫困户田明强正在桑园间内种青菜头，他要趁着冬季桑树休眠期间，在桑树的行间栽种青菜头来提高桑园的立体种植收益。

田明强2017年开始栽桑养蚕，如今已发展到100多亩。今年夏天持续降雨，田家的秋茧减产近1/3，但售价却高于去年，这让他决心把栽桑养蚕一直搞下去。

售价高，得益于黔江区今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的桑蚕茧目标价格保险试点，一旦蚕农售茧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由保险公司对蚕农予以补偿。

蚕桑产业是外向型产业，发展受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影响，价格呈周期性波动，蚕农普遍存在“低潮歇、高潮捧”的短期发展

养蚕是个体力活。按照过去传统养蚕模式，一张蚕需要50多个蚕簸，农户投放桑叶需要弯腰上万次，将蚕簸端上端下，一般人吃不消，一家人一年只能养一两张蚕。

但重庆日报记者在田明强家见到的轨道式地蚕育模式，和传统养蚕方式大不相同。田家的蚕养在地上，四周搭起了塑料大棚。大棚内安装了省力化喂蚕轨道车，人站在悬空的轨道车上，摇动手柄前后行进，将手里的桑叶撒下，不用再不停地端蚕簸，反复地弯腰。

而在太极乡鹿子村一组的桑园托管中心，摆放着60个电动升降蚕台。通过机械化升降蚕台，摆脱了过去将蚕簸端上端下

蚕桑处于丝绸产业链的最前端，自身的利润空间较小，蚕茧价格很难出现大幅上涨。而在过去，桑树的根、茎、叶、花、果及蚕蛹等资源大量闲置，利用率低。黔江区通过积极探索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路径，在蚕桑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培育经济增长点，寻找产业附加值。

11月5日，位于黔江正阳工业园区的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内，工人正在生产线上选茧、煮茧、缂丝……雪白的蚕茧经过一道道生产线后，就变成了一根根晶莹剔透的蚕丝。这家企业是黔江区2006年从浙江桐乡市招商引资的蚕桑生产龙头企业

黔江区濯水镇双龙村的田间地头都是岩石，岩石之间瘠薄的土地上，一棵棵桑树却长得郁郁葱葱。

“几乎全村都是这样的岩溶涝地（当地方言，石漠化地区），以前搞产业想都不敢想。”11月5日，三组村民蔡正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是蚕桑改变了双龙村，“这几年我开荒80多亩来种桑树，今年养蚕20多张，卖茧收入近16万元。”

徐兵介绍，桑树根系发达，抗旱性强，固土效果明显，具有生态修复功能。双龙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龙丹梅）蚕桑产业因其易发展、收效快、无污染、利生态的特点，兼具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正逐渐成为我市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委了解到，目前我市有22个区县从事蚕桑生产，全市桑园总面积稳定在80万亩左右（含生态桑），有养蚕农户约7.7万户。2019年，全市蚕桑总收入达到10.8亿元，户均1.4万元，比2015年翻了一番。

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处处长王顺辉介绍，重庆是我国蚕桑生产十大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市商务委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按照“因地制宜、相对集中、适度规模、



濯水镇双龙村桑园航拍图。

认准蚕桑 一张蓝图绘到底

信贷和农行提供的产业贷款，有了发展蚕桑的资金。

价格稳，产业稳。针对蚕桑价格波动大的特点，黔江区建立了价格保护机制，在市场低迷时实行保护价收购，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保住桑园不损毁；在市场行情上升时确定政府指导价，确保价格不出现大起大落。今年，黔江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桑蚕茧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恰逢今年持续降雨天气蚕农受灾，该保险立刻发挥了作用。

黔江区为何认准了蚕桑产业，数十年如一日地扶持其发展呢？

“蚕桑产业是公认的‘短平快’，当年栽

桑就能实现当年养蚕当年有收益。”黔江区林业局局长何健说，蚕桑产业链条非常完整，从蚕沙、蚕蛹、蚕茧、蚕丝，到桑枝、桑叶都可以实现加工利用，而且蚕桑产业是生态产业，对于石漠化治理效果极好，再加上国家“东桑西移”工程带来的机遇，黔江认准了蚕桑作为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一届接着一届抓，这才有了今天“连续10年桑园规模和桑蚕茧产量稳居全市第一”的成绩。

今年，黔江区还获得了“国家蚕桑生物产业基地”称号，并上榜“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说，蚕桑产业是黔江对外交流的名片，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是丢不得也丢不起的骨干支柱产业。

科技助力 栽桑养蚕变繁为简

的繁重劳动。

鹿子村支书彭正远介绍，过去村民家家户户栽桑养蚕，后因劳力不足，养蚕的少了，不少桑园闲置。后来，鹿子村集体经济联合社领头，把155亩闲置桑园托管起来，通过机械化模式养蚕，节省一半人力。今年以来，这个托管中心养了160多张蚕，卖出120多担，收入24万余元。

徐兵介绍，黔江区在发展蚕桑的过程中，注重科技兴蚕助力产业发展。经过对比实验，推广使用了更适应黔江本地的桑、蚕品种。比如近年来主推的桑树品种强桑

从“一根丝”向全产业链发力 富了百姓

业，集缂丝生产、生丝、丝织品、绸缎、丝绸、床上用品、服装为一体。依托该企业，黔江区引进了花神织绸公司、唯美地毯公司打造“黔江·桐乡丝绸工业园”，建成蚕桑被、织绸、地毯等加工生产线，填补黔江丝绸深加工产业空白。

在不远处的青坪社区、重庆海通茧丝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工地，工人正在加紧施工。这是黔江区去年依托东西扶贫协作引进的重点项目，将在黔江建集基地培育、

用桑树治理石漠化 绿了山川

村从2005年起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蚕桑，目前已有在地桑园面积3000亩，2019年104户养蚕农户全年产茧2261担，实现养蚕收入440万元，户均养蚕收入3.5万元，其中包括16户贫困户。

黔江区是典型的山地喀斯特地形，是全国首批100个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县之一，全区石漠化土地面积达3万多公顷，石

重庆养蚕农户已达7.7万户

发种量、蚕茧产量均列全国第9位

重点发展”原则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稳步推进全市蚕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年发种稳定在40万张，产茧1.4万吨左右，发种量、蚕茧产量均列全国第9位，荣获“中国十大优质蚕丝生产基地”称号。

在稳定蚕桑产业发展的同时，我市大力推广省力化、机械化设施设备，探索发展

品种良种化、桑园管理标准化、小蚕共育专业化、养蚕大棚简化、方格簇结茧自动化、消毒防病统一化；一户养蚕户3亩桑园配套一个大棚、一个消毒池、一个贮沙坑、一个储桑池、一名合格的养蚕员）集成技术，让养蚕成为男女老少都能学会的“傻瓜技术”，帮助农村留守人员脱贫致富增收。

正是靠着科技助力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田明强所在的金溪镇，2017年以前在地桑园面积仅713亩，短短3年里发展到1万余亩，栽桑养蚕农户从2017年的34户增加到378户。2019年，金溪镇蚕茧产量从2017年的510担增加到3322担，实现产值597万元，户均增收158万元。

万吨蚕沙、7万担蚕茧和250吨蚕蛹，这些资源都可以“变废为宝”。

以每年产生的8万吨桑枝为例，如果制造桑枝生物质颗粒燃料，可实现销售收入4500余万元，实现利税400余万元。此外，桑叶可做成桑叶面、桑叶茶，冬天剪下来的桑枝可发展食用菌……

目前，黔江已有9家蚕桑生物企业实现投产，在濯水古镇还建成了武陵山丝绸博物馆，黔江已基本建成集科研、蚕种、栽桑、养蚕、缂丝、织绸、服装、地毯、桑文旅、出口贸易及蚕桑附属物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2019年实现产值5亿元。

树已逐渐成林，土地的基岩裸露度由原来的60%以上降至30%以下。

未来的黔江蚕桑如何发展？何健介绍，黔江将实现蚕桑产业省力化、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提高桑园亩产综合效益，延长产业链，增加蚕农收入来降低桑蚕鲜茧在桑园受益中的比例，从根本上增强抵御桑蚕茧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通过开展优质蚕桑鲜茧生产、蚕桑附属物综合利用、桑园订单间作、桑旅融合发展等措施，实现亩桑综合效益8000—10000元。

备、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平台于一体的智慧系统，实现了蚕桑业融合智能科技的创新突破。在奉节、巫溪、云阳、合川等蚕桑产业重点区县推广建设现代智能化养蚕工厂20余座。通过智能养蚕系统，将养蚕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二产业，并通过产业链后端融合第三产业，彻底颠覆了传统养蚕的理念与模式，使蚕茧养殖环节从传统的农民个体散养走入智能车间工厂化集中饲养，实现种桑和养蚕的分离，龙头企业通过收购桑叶而诞生了“桑农”这一新的职业，保护价收购使企业和蚕农、桑农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稳定增收。



阿蓬江镇青杠村民在转运桑叶。



太极乡大河村民在给小蚕添加桑叶。



花神丝绸女工用蚕丝织布。



石会镇蚕茧站，工人们在烘烤蚕茧。

本版图片均由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